



黑暗中
的人

MAN
IN
THE
DARK

〔美〕保罗·奥斯特 著
徐振锋 译

PAUL AUSTER

保 罗 · 奥 斯 特 作 品 系 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黑暗中 的人

MAN
IN
THE
DARK



保罗·奥斯特 著
徐振锋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3742

Paul Auster
Man In The Dark

Copyright © 2008 by Paul Aust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OL MAN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中的人/(美)保罗·奥斯特著;徐振锋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保罗·奥斯特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3481-6

I. ①黑… II. ①保…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7545 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特约策划 潘爱娟 邵莉莉
装帧设计 钱 璐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12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625
版 次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481-6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我独自在黑暗中，抵抗着新一轮失眠，世界在我脑中翻转，又一个白夜，在茫茫的美国荒野中。楼上，我的女儿和外孙女睡在各自房间里，和我一样独自一人，四十七岁的米丽亚姆，我的独生女，过去五年里一直都一个人睡，而二十三岁的卡佳，米丽亚姆的独生女，曾经和一个叫泰特斯·斯莫尔的年轻人一起睡，但现在泰特斯死了，卡佳带着她破碎的心一个人睡。

亮光，然后是黑暗。太阳光从天空各个角落倾泄下来，接着是夜的黑暗，沉默的星，树丛中吹起的风。每天都是如此。自他们把我从医院里放出来的那天起，我在这栋房子里已经住了一年多。米丽亚姆坚持要我住这里，一开始只有我们两个，米丽亚姆白天上班，护士会来照顾我。接着，三个月后，卡佳的天空也塌了，她从纽约电影学院退了学回到佛蒙特和母亲一起住。

伦勃朗^①的儿子也叫泰特斯，那个画中的小男孩，那个金发红帽的孩子，睁着做白日梦般的眼睛对着课本发愁，这个小男孩长大后饱受疾病的摧残，二十几岁就死了，就跟卡佳的泰特斯一样。这是个被诅咒的名字，一个应该被永远禁止使用的名字。我经常想到泰特斯的死，关于这次死亡的恐怖故事，死亡的影像，以及它给我那悲伤的外孙女带来的毁灭性的打击，我现在不愿去想，不能去想，我不得不把它推得尽可能远。这个夜晚才开始，我躺在床上仰视这片黑暗，黑得看不见屋顶的黑暗。我想起昨晚我起头的那个故事。这就是我睡不着的时候所做的事。我躺在床上给自己讲故事。它们也许没什么意义，但只要我身处这些故事中，它们就能让我不去想那些我想忘记的事。然而，我很难集中精神，到最后思绪总会从我试图讲的那个故事转到那些我不愿意想起的事情上。没有办法。我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失败比成功的次数要多得多，但这不代表我没有尽力。

我把他安排在一个洞里。这感觉是个不错的开头，能推动情节的发展。把一个睡着的人放在洞里，接着看他醒来后试图爬出去时会发生些什么。我说的是一个很深的洞，九或十英尺深，被特意挖成一个完美的圆柱形，压紧的土所形成的内壁很陡很硬，表面的质地像是烧硬的黏土，甚至可能是玻璃。换句

①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擅长人物肖像画，尤善于表现人物的神情和性格特征。——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话说，这个洞里的人睁开眼后是无法从洞里逃脱的。除非他配备一套登山工具——比如一把锤子和一些金属钉，或者一根套在相邻的树干上的绳子。但这个人没有工具，他一旦恢复知觉，很快会明白自己身处怎样的困境。

就是这样。这个人醒来发现自己仰天躺着，瞪着一片无云的夜空。他叫欧文·布里克，他不知道怎么会在这里，不记得曾掉进这样一个圆柱形的洞，这个洞据他观测大约直径十二英尺。他坐起身，吃惊地发现自己穿着一套灰褐色粗毛料的军服，头上扣着顶帽子，脚上套着一双结实的旧黑皮靴，鞋带系过脚踝，打着紧紧的双结。外套的两个袖子上各有两条军阶横杠，说明这军装的主人是一位下士。这个人可能就是欧文·布里克，但这个洞里的人，名叫欧文·布里克，不记得自己这辈子曾在任何军队中服过役或打过仗。

因为缺乏任何其他解释，他只能假设自己的头部遭受了击打，暂时失忆。他用手指摸着头皮开始寻找肿块和伤口，但是，没有肿胀，没有割伤，没有淤伤，没有任何痕迹能证明他受过这样一次伤。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受过什么重大的创伤抹去了他的大部分记忆？也许吧。但除非这些受损的记忆突然恢复，不然他无从知道这一切。接着，他开始探寻一种可能，他正睡在自家的床上，被困于某个超自然的清醒的梦中，这个梦如此逼真、强烈，以至于梦和意识的边界都模糊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只需要睁开双眼，从床上跳起来，走进厨房

去准备早晨的咖啡。但是你怎么能睁开已经睁着的双眼？他眨了几下眼，天真地以为这样就能够打破那咒语——但没有咒语，而那张神奇的床最终也未能显形。

一群棕鸟从头顶飞过，进入他的视野有五六秒钟，接着就消失在暮色中。布里克站起身查看四周，此时他感觉到裤子左边口袋里有样东西鼓了出来。那是一个钱包，他的钱包，里面有七十六美元，还有一张纽约州的驾照，驾照持有者为欧文·布里克，生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二日。这确认了布里克所知道的一些情况：他年近三十，住在皇后区的杰克逊高地。他还知道他娶了一位叫弗洛拉的女子，过去七年里他一直是个职业魔术师，以“了不起的扎韦洛”为艺名，主要在城中的儿童派对上表演。这些事实反而让眼前的状况更不可思议。如果他这么肯定自己是谁，那他又是怎么会落到这个洞里，竟然还穿了一身下士的军装，却没有任何证件或狗牌^①或军人证来证明他是个士兵？

没过多久他就意识到要逃脱这个陷阱是不可能的。这堵圆形包围的墙太高，他穿着靴子往墙上踢，试图能在墙面上踢出凹陷，让他可以由此踩着爬上去，结果只是把脚趾都踢肿了，夜色很快沉了下来，空气中有一阵寒意，潮湿的春寒慢慢渗入他的身体，布里克开始感到害怕，但此时他的心中仍然困惑多

^① 美国军人脖子上系着的标明身份编号的铭牌，俗称“狗牌”。

于害怕。不过，他还是忍不住开始高声喊叫求援。直到现在，他四周一直都很安静，这说明他处于某个偏远的、荒无人烟的乡村地区，除了偶尔的鸟叫和沙沙的风声，没有动静。但就在他喊出“救命”的那一刻，就像是听到命令一样，或者是受某种扭曲的因果逻辑的支配，远处响起了炮声，暗沉的天空也被一道道彗星般划过的火焰照亮。布里克听见了机关枪的声音，手榴弹的爆炸声，以及在这些声音底下，一阵阵隐约的人声呼喊，毫无疑问是在几英里之外。这是在打仗，他意识到，而他就是这场战争中的一名士兵，但他手中没有武器，无法抵御进攻，这一刻，他从洞中醒来后第一次真的感到害怕了。

炮火声持续一个多小时后，渐渐消散，归于寂静。这之后不久，布里克听见模糊的警笛声，他认为那是消防车在赶往攻击中受损的建筑。然后警笛声也停止了，安静再次降临。布里克在这个圆柱形的牢房里来回踱步，直到天上亮起了星星，他又冷又怕，并且筋疲力尽，终于摊开四肢，躺在地上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他被洞口传来的一个声音叫醒。布里克向上望去，看见洞口的边缘处探出一张脸，他只看得见这张脸，看不见身体，所以这个人应该是趴在地上的。

下士，这个人说道。布里克下士，行动时间到了。

布里克站起身，现在他的眼睛离这个陌生人的脸只有三四英尺，看清了他的样子，这个人皮肤黝黑，方下巴上胡子拉碴，大概两天没刮了，他戴着一顶和他自己头上一模一样的军帽。

布里克想抗议说，就算他很想行动，现在也根本没法行动。但还没等他说出口，这个人就在他眼前消失了。

别担心，他听见他说。我们马上就把你弄出来。

过了一会，传来榔头或铁锤敲打金属的声音，由于这声音随着一次次的敲击变得越来越轻，布里克猜想上面的这个人应该是在地上打一根桩子，如果是的话，那也许很快就能在上面系一段绳子，而用这段绳子布里克就能够爬出洞了。敲击声停了，又过了三四十秒，正如他所料，有一根绳子放了下来，垂到他脚边。

布里克是个魔术师，不是健美运动员。对一个健康的三十岁男子，顺着绳子往上爬个一码不是什么难事，但要爬到洞口还是有不小的麻烦。洞壁对他毫无用处，因为他穿着靴子的脚尖总是从光滑的墙面上滑落，而当他试着用脚夹紧绳子，又无法找到一个安全的立足点，这意味着他只能依靠手臂的力量，由于他的双臂并非肌肉发达有力的臂膀，还由于绳子本身粗糙的材质磨得他的手掌生疼，这个简单向上爬的动作变成了一场艰苦的战斗。当他终于靠近洞口时，那个人抓住他的右手把他拉上地面，布里克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对自己生气。在如此狼狈不堪的表现之后，他以为自己的无能会遭到那个人的嘲讽，但那个人居然奇迹般的并没有给予任何轻慢的评价。

布里克挣扎着慢慢站起身，他注意到眼前这个救他的人穿着和他一样的军装，唯一不同的只是他的外套袖口上有三条杠，

不是两条杠。四周的空气稠密，雾茫茫的，认不出自己在哪儿。可能是乡村的某个偏远地方，他猜想，但他没看见昨晚遭受炮火袭击的那个城市或者小镇，他唯一能看清的就是那根系着绳子的金属桩子，还有离洞口十英尺处停着一辆溅满泥的吉普车。

下士，那人说道，一边有力而热情地握了握布里克的手。我叫瑟奇·托鲍克，是你的中士。别人都叫我瑟奇中士。

布里克俯视着眼前这个比他矮六英寸的男子，低声重复着他的名字：瑟奇中士。

我知道，托鲍克说，听上去很滑稽^①。但这个名字就这么跟着我了，我也没法子。俗话说打不过别人，就跟他一伙，对吗？

我在这里做什么？布里克问道，话音里强忍着痛苦。

振作一点，孩子。你在打仗。你以为是什么？奇幻世界之旅？

什么仗？你是说我们在伊拉克？

伊拉克？谁有空去管伊拉克啊？

美国在跟伊拉克打仗，这谁都知道。

去他的伊拉克。这是美国，美国在和美国打仗。

你什么意思？

① 这里托鲍克所说的滑稽是指他的名字“瑟奇”在英语中的发音和中士的发音几乎一样。

内战，布里克。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这是第四年了。但现在既然你出现了，这仗也快结束了。你就是来结束这一切的那个人。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在我的排里，傻瓜。

那这个洞是怎么回事？我在里面干什么？

常规程序。所有的新兵都这样向我们报到。

但我没签过字。我没有应征入伍。

当然没有。没人签过字。事情就是这样。前一分钟你还在过你的生活，下一分钟你就在打仗了。

托鲍克的话让布里克困惑不已，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事情就像这样，中士继续喋喋不休地说道。你，是个倒霉蛋，被他们选中来干这件大事。别问我为什么，但上头认为你是执行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也许是因为没人认识你，或者也许是因为你这种……什么来着？……这种温吞水的样子，没人会怀疑你是杀手。

杀手？

对，杀手。但我喜欢用这个词，解放者。或者和平创造者。随你怎么叫，总之没有你，这场战争就不会结束。

布里克很想当场就逃跑，但由于手无寸铁，他想不出除了继续这场闹剧还有什么其他办法。他问，那么我要去杀谁呢？

重要的不是杀谁，而是杀人这件事本身，中士谜一般地回

答道。我们甚至都不确定他叫什么。他可能叫布莱克，可能叫布拉克，也可能叫布洛克。但我们有个地址，如果他现在还没有离开那里的话，你干起来就不会有什么麻烦。我们会在城里给你安排个接头人，你将秘密执行，要不了几天一切就了结了。

那这个人为什么该死？

因为他拥有这场战争。他制造了它，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的脑袋里。干掉这个脑袋，这场战争就会停止。就这么简单。

简单？听你说起来他像是上帝。

不是上帝，下士，就是一个人。他整天坐在一间屋子里写个不停，不管他写什么都成了真。情报部门报告说他被罪恶感搞得痛苦不堪，但他就是没法让自己停下。如果这个杂种有胆对自己脑袋轰一枪，我们现在就不会在这说话了。

你是说这是个故事，这个人在写一个故事，而我们都是故事的一部分。

差不多是这样。

那么他死了以后，又会怎样呢？战争结束，但我们怎么办？

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又或者也许我们就这么消失了。

也许吧。但这是我们必须冒的风险。干或者死，孩子。超

过一千三百万人已经死了。再这样下去，一半的人口就会在你意识到之前消失。

布里克不想去杀任何人，他越听托鲍克说下去，越确定眼前这个人是个满嘴胡话的疯子。然而，就目前情况而言，他没有选择，只能假装听懂了他的话，装得好像他很想去执行这个任务。

瑟奇中士走到吉普车旁，从车后面拿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包，递给布里克。这是你的新行头，他说，接着就在这荒郊野外里，他指示魔术师脱掉身上的军装，穿上包里的平民衣服：一条黑色牛仔裤、一件V领毛衣、一根皮带、一件棕色皮夹克和一双黑色皮鞋。然后他又递给他一个绿色尼龙背包，里面塞满了更多的衣物、剃须用品、牙刷和牙膏、一把梳子、一支点38口径的左轮手枪和一盒子弹。最后，布里克拿到一个信封，里面有二十张五十美元的钞票和一张写有接头人姓名地址的纸条。

洛乌·弗里斯克，中士说道。他是个好人。你一到城里就去找他，他会告诉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你说的城里是指哪里？布里克问。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

惠灵顿，托鲍克说着转向右侧，指着一片早晨的浓雾。向北十二英里，就沿着这条路走，正午前就能到那儿了。

我要走着去？

抱歉。我很想载你一程，但我必须向反方向行进。我的人
在等着我。

有早饭吗？空着肚子走十二英里……

这个也很抱歉。我本该给你带一个鸡蛋三明治和一瓶保温
瓶装的咖啡，但我忘了。

临走前，瑟奇中士从洞中拉出绳子，拔出地上的金属桩子，
把它们扔进吉普车后座。然后他登上车，坐到方向盘后，发动
了引擎。他给布里克敬了个礼作为道别，说道：挺住，士兵。
我看你不太像杀手，可我又知道什么？我从来没对过。

二话不说，托鲍克一脚踩下油门，没过几秒就消失在雾中，
他就这么走了。布里克站在原地没动。他又冷又饿，神色涣散，
充满恐惧，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他就那样站在路中央，不知道
下一步该怎么办。最后他开始在冷空气里瑟瑟发抖。这帮他做
了决定。他得让四肢动起来，让身子暖和起来，就这样，带着
对前途的一无所知，他转过身，把手插进口袋，迈步向着城市
的方向走去。

楼上传来开门的声音，我听见沿着走廊走来的脚步声。是
米丽亚姆还是卡佳，我无法确定，浴室的门开了又关了，隐约
地，非常模糊地，我捕捉到熟悉的小便击打在水中的音乐，不
管是谁在小便，她都很细心地没有冲洗马桶，为了不吵醒屋子
里的人，尽管这屋子里三分之二的住客早就醒了。接着浴室的

门开了，那轻轻的脚步再次踏过走廊，关上了某间卧室的门。如果我一定要选择，我会猜是卡佳。可怜的，受着苦的卡佳，和她无法动弹的外公一样抗拒睡眠。我很想能够走上楼，走进她的房间，跟她聊上一会儿，说几个蹩脚的笑话，或者，也许只是用手抚过她的头顶，直到她闭着眼睡着。但我无法坐着轮椅上楼，我能吗？如果用拐杖，我很可能会摔倒在黑暗中。我这条该死的笨腿。唯一的办法是我能长出一对翅膀，一对最柔软的白色羽毛翅膀。这样只要一眨眼我就能上去了。

过去的几个月里，卡佳和我整天都在一起看电影。并排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盯着电视机，连着干掉两部、三部，甚至四部电影，然后告一段落，和米丽亚姆一起吃晚餐，一吃完，我们就又回到沙发上，在睡前再看个一两部。我照理应该去写我的手稿，三年前退休后我答应要为米丽亚姆写的回忆录，我的人生故事，家族历史，一个已经消失了的世界的编年史，但事实上，我宁愿陪卡佳坐在沙发上，握着她的手，让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看着屏幕上那些跳动着的没有尽头的影像，感觉自己的思绪慢慢麻木。有超过一年的时间，我每天都在写回忆录，写的内容堆积了一厚叠纸，我猜大概写了一半，也许还多一点，但现在我好像对这件事失去了兴趣。也许那是从索尼娅死后开始的，我不知道，婚姻生活的终结，那种孤独，我失去她之后那该死的孤独，接着我就撞坏了那辆租来的车，毁了我的腿，几乎要了自己的命，也许这也是个原因：冷漠，在这地球上活

了七十二年之后，谁还会在乎我是不是要写写自己？就是这种感觉。写回忆录从来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即使年轻时也不是，我当然从没有过野心要去写本书。我喜欢看书，仅此而已。看书，然后在看完后写写这些书，但在这方面我一直是个短跑选手，从来不是长跑的料，是一条为截稿期拼命赶工的灰狗，一个搅动脑汁炮制七百字、两千五百字、双周专栏、不固定杂志约稿文字的专家，我到底拉了多少字出来？几十年的短命文字积成了一大堆可供销毁再利用的报纸杂志，而且不像我的许多同行，我从没想过要把其中的好文章收集起来，假设真有那么几篇好的话，把它们重印出版成正常人都不屑一读的书。现在就让我那写了一半的手稿继续积灰吧。米丽亚姆在写书方面非常努力，她的罗丝·霍桑传记写到尾声了，她在晚上挤出时间来写，还有周末，那些她不用开车去汉普顿教课的日子，就目前来看，也许这房子里有一个作家就够了。

我到哪了？欧文·布里克……欧文·布里克向着城市走去。寒冷的天气，满心困惑，美国的第二次内战。这算是个故事的开头吧，但在我想出让这位稀里糊涂的魔术师做什么之前，我需要一点时间来回味卡佳和那些电影，因为我仍然无法确定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她刚开始通过网络订购影碟的时候，我把这看作是一种进展，向正确方向迈出的小小一步。如果没有其他原因，这个举动向我显示出她愿意让自己分心，去想一些死去的泰特斯之外的事。毕竟她是个学电影的学生，是要被训练

成一名剪片师的，当那些影碟涌进这个家时，我在猜想她是不是在考虑重回学校，如果不回学校，那至少是自学完成电影方面的教育。但过了一阵，我发现这种沉迷式的看电影是一种自我疗法，一剂顺势疗法的药，用来麻醉自己不去考虑未来，用看电影来逃避现实和看书不同。书会强迫你给予回应，锻炼你的智力和想象力，而你可以不动脑子被动地看电影——甚至是享受电影。这么说，我并不是指卡佳把自己变成了一块石头。她在看那些喜剧的滑稽镜头时在微笑，有时甚至会发出一小阵大笑，而在一些感人的片断，她的泪腺也相当活跃，我想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她的姿势，她重重地坐进沙发里，伸出脚踏在咖啡桌上，一连几个小时一动不动，连电话都不接，除非我碰她或拥抱她，否则她不会显示出任何生命迹象。这也许是我的错。是我鼓励她进行这种四脚朝天的练习，也许我该结束这项活动了——尽管我也不确定她会不会听我的。

从另一方面讲，也还是有些不错的日子的。每次我们看完一部电影，在卡佳播放下一部之前，我们都会聊上一小会儿。我通常要讨论故事和演员的表演质量，但她的评价总倾向于集中在影片的技术层面：摄影机的铺陈、剪辑、灯光、音响，等等。然而就在今晚，我们连看了三部外国电影——《大幻想》《偷自行车的人》和《阿普的世界》之后，卡佳给了一些非常尖锐、深刻的评论，勾画出一套电影制作的理论，其原创性和敏锐度让我印象深刻。